

卷三十

拍案驚奇卷一

轉運漢遇巧洞庭紅
波斯胡指破龍龍殼

詞云

口日探杯酒滿。朝朝小圃花開。自歌自舞自開懷。且喜無拘
無礙。青史幾番春夢。紅塵多少奇材。不須計較與安排。領
取而今現在。

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。詞寄西江月。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。

總有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。試看往古來今。一部十七史。

多難豪傑。該富的不得富。該貴的不得貴。龍文的倚馬。

看時。幾張紙。盡不完。能武的穿楊百步。用不着。

煮不熟飯鍋。最是那癡呆。生來有福分的。隨他。

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
撰者 明 凌濛初 撰
卷 卷三十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短篇小說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38
編號 D8622600

藍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22600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38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話。張媽七從幼認得地端的。愈加親熱。幼謙却去拜謝了州縣歸來。州縣各着人送禮致賀。打發了畢。依舊一同到丈人家裏來了。明年幼謙上春官。一舉登第。位至三公。夫妻偕老而終。有詩曰。

漫說因園是福堂。

豈知在內報新郎。

不是一番寒與骨。

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此則野史。其意謂。因園。一姓。姓重。文。習。孫。敬。一。向。此。縣。不。期。之。喜。抵。縣。才。便。知。了。映。照。財。公。由。而。長。平。山。神。了。故。亦。相。與。關。前。指。大。半。太。守。又。出。總。宰。成。此。故。此。前。職。請。一。盛。源。今。因。面。上。一。坐。何。故。當。不。盡。文。而。惜。成。藉。回。去。對。父。時。未。曾。識。

拍案驚奇卷二十

王大使威行卽下

李參軍冤報生前

冤業相報

自古有之

一作一受

天地無私

殺人還殺

白刃何疑

有如不信

聽取談資

詩云

話說天地間最重的是生命。佛說戒殺。還說殺一物。要填還一命。何況同是生人。欺心故殺。豈得無報。所以律法上最嚴殺人償命之條。漢高祖除秦苛法。止留下三章。尚且頭一句。就是殺人者死。可見殺人罪極重。但陽世間。亦有不曾敗露的。無人知道。那里正得許多法。儘有漏了網的。却不是死的人。落得一死了。所以就有陰報。那陰報事地儘多。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。雖

是分毫不爽。無人看見。就有入死而復甦。傳說得出來。那口強心狠的人。只認做說的是夢話。自己不曾經見。那里肯个个聽。却有一等。即在陽間受着再生冤家。現世果報的事跡。顯著明載史傳。難道也不是信。還要口強心狠哩。在下而今不說那彭生驚齊。襄公。趙王。如意。趕呂太后。竇嬰。灌夫。鞭田蚡。這還是道時。哀鬼弄人。又道是疑心生暗鬼。未必不是陽命將絕。自家心上的事。發眼花。灯花上頭起來的。只說些明明白白的現世報。但是報法有不同。看官不嫌絮煩。聽小子多說一兩件。然後入正話。一件是唐逸史上說的。長安城南。曾有僧日中求齋。偶見桑樹上有一女子。在那里採桑。合掌問道。女菩薩。此間側近。何處有信心檀越。可化得一齋的麼。女子用手指道。去此三四里。

有个王家。見在設齋之際。見和尚來到。必然喜捨。可速去。僧隨他所指處前往。果見一群僧。正要就坐吃齋。此僧來得恰好。甚是喜歡。齋罷。王家翁姥見他來得及時。問道。師父像個遠來的。誰指引到此。僧道。三四里外。有个小娘子在那里採桑。是他教導我的。翁姥大驚道。我這里設齋。並不曾傳將開去。三四里外。女子如何知道。必是个未卜先知的仙人非凡女也。對僧道。且煩師父與某等同往訪這女。則个。翁姥就同了此僧。去到了那邊。那女子還在桑樹上。一見了王家翁媽。即便跳下樹來。連桑籃丟下了。望前極力奔走。僧人自去了。翁姥隨後趕來。女子走到家。自進去了。王翁認得這家。是村人盧叔倫家里。也走進來。女子跑進到房裡。掇張床來。抵住了門。牢不可開。盧母驚怪。他

兩個老人家趕着女兒問道爲甚麼。王翁王姥道。某今日家內設齋。落末有個遠方僧來投齋。說是小娘子指引他的。某家做些功德。並不曾對人說。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。故來問一聲。並無甚麼別故。盧母見說道。這等打甚麼緊。老身去叫他出來。就走去敲門。叫女兒。女兒堅不肯出。盧母大怒道。這是怎的起。這小奴才作怪了。女子在房內回答道。我自不願見這兩個老貨。也沒甚麼罪過。盧母道。隣里翁婆看你。有甚不好意思。爲兩躲着不出。王翁王姥見他躲避得緊。一發疑心道。必有奇異之處。在門外着寔懇求。必要一見。女子在房內大喝道。某年月日。有販胡羊的父子三人。今在何處。王翁王姥聽見說了這句。大驚失色。急走出。不敢回頭一看。恨不得多生兩隻腳。飛也似的

去了。女子方開出門來。盧母問道。適纔的話。是怎麼說。女子道。好叫母親得知。兒再世前。曾販羊。從夏州來到此翁姥家。裡投宿。父子三人。盡被他謀死了。劫了資貨。在家裡受用。兒前生冤氣不散。就投他家做了兒子。聰明過人。他兩人愛同珍寶。十五歲害病。二十歲死了。他家裡前後用過醫藥之費。已比劫得的。多過數倍了。又每年到了亡日。設了齋供。夫妻啼哭。總算他眼淚也出了三倍多了。兒今雖生在此處。却多記得前事。偶然見僧化飯。所以指點他。這兩個是宿世冤仇。我還要見他怎麼。方纔提破他心頭舊事。吃這一驚不小。回去卽死。債也完了。盧母驚異。打聽王翁夫妻。果然到得家裡。雖不知這些情頭。曉得冤債不了。驚怖恍惚。成病。不幾時兩個多死了。看官你道。這女兒

三生一生成害。一生索債。一生証明討命。可不利害麼。略聽小
子胡謔一首詩云。

採桑女。子寔堪奇。

記得爲兒索債時。

導引僧家來乞食。

分明追取赴陰司。

這是三生的了。再說个兩世的死過了鬼來報寬的。這一件在
宋夷堅志上說。吳江縣三十里外。因瀆村有个富人吳澤。曾做
个將仕郎。叫做吳將仕。生有一子。小字雲郎。自小即聰明勤孝。
應進士第。預待補籍。父母望他指日崢嶸。紹興五年八月。一病
而亡。父母痛如刀割。竭盡資財。替他追薦超度。費了若干東西。
心裡只是苦痛。思念不已。明年冬。將仕有个兄弟。做助教。要
到洞庭東山妻家去。未到數里。暴風打船。船行不得。暫泊在福

善王廟下。躲過風勢。登岸開步。望廟門半掩。只見廟內一人。着
皂緋背子。緩步而出。却像雲郎。助教走上前仔細一看。元來正
是他。契了一大驚。明知是鬼魂。却对他道。你父母晝日思量你。
不知照了。多少眼淚。要會你一面。不能勾。你却爲何在此。雲郎
道。見爲一事拘繫在此。留連証對。被累極苦。叔叔可爲我致此
意于二親。若要相見。須親自到這里來。乃可。我却去不得。嘆息
數声而去。助教得此消息。不到妻家去了。急還家來。对兄嫂說
知此事。兩個人慟哭了一番。就下了助教這隻原船。三人同到
廟前來。只見雲郎已立在水邊。見了父母。奔到面前哭拜。具述
幽冥中苦惱之狀。父母正要問他詳細。說自家思念他的苦楚。
只見雲郎忽然變了面孔。挺豎雙眉。拚住父衣。大呼道。你陷我

性命盜我金帛。使我銜冤茹痛。四十五年。雖曾費耗。過好此。性命却要還我。今日決不饒你。說罷便兩相擊搏。滾入水中。助教慌了。嗚叫。僕從及船上人。多跳下水去撈救。那大湖邊人多。是會水的。救得上岸。還見將仕指手搥脚。揮拳相爭。到夜方定。助教不知甚麼緣故。却聽得通纜的說話分明。曉得定然有些。蹊蹺的陰事。來問將仕。感着眉頭道。昔日壬午午間。將仕虜騎。破城。一個少年子弟。相投寄宿。所贖囊金甚多。吾心貪其所有。數月之後。乘醉殺死。盡取其貲。自念冤債在身。從壯至老。心中。良懷不安。此兒生于壬午。定是他冤魂再世。今日之報。已顯然了。自此憂悶不食。十餘日而死。這個兒子。只是兩生。一生被害。一生討債。却就做了鬼來討命。比前少了一番。又直捷些。再聽

小子胡謔詩一首

冤魂投托原財耗。

落得悲傷作利來。

見女死亡何用哭。

須知作業在生前。

這兩件希奇些的說過。至于那本身受害。即時做鬼取命的。就是年初一起。說到年晚除夜。也說不盡許多。小子要說閒話。不得工夫了。說話的為何。還有一個正話。看官小子先前說這兩個多。是一世再世。心裡牢牢記得前生。以此報了冤仇。還不希罕。又有一個再世轉來。並不知前生甚麼的。遇着各別道路的。一個人投些意思。定要殺他。誰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。天理自然果報。人多猜不出來。報的更爲直捷。事兒更爲奇約。聽小子表白來。這本話。却在唐貞元年間。有一個河朔李生。從幼少時。

齊力過人。恃氣好俠。不拘細行。當此這些輕薄少年。成羣作隊。馳馬試劍。黑夜時往來太行山道上。不知做些甚麼。不明不白的事。後來家事。忽然好了。盡改前非。折節讀書。頗善詩歌。有名于時。做了好人了。累官河朔。後至深州。錄事參軍。李生美風儀。善談笑。明曉吏事。又且廉謹明幹。甚為深州太守所知重。至於擊鞠彈碁。博奕諸戲。無不曲盡其妙。又飲量儘大。酒德又好。凡是宴會酒席。沒有了他。一坐多沒興。太守喜歡他。真是時刻少不得的。其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。自恃曾為朝廷出力。典李抱真同破朱滔。功勞甚大。又兼兵精馬壯。強橫無比。不顧法度。屬下州郡太守。个个惧怕他威令。心胆俱驚。其子士真。就受武俊之節。官拜副大。使。少年驕縱。倚着父親威勢。也是个殺人不

貶眼的魔君。一日武俊着他巡行屬郡。真个是

轟天嚇地。掣電奔雷。喝水成冰。驅山開路。川岳為之震動。草木盡是披靡。深林虎豹也潛形。村舍鷄犬多不樂。

別郡已過。將次到深州來。太守畏懼武俊。正要奉承得士真歡喜。好效殷勤。預先打聽他前邊所經過喜怒。行徑詳悉。聞得刑郡多因倍宴的言語舉動。每每觸犯忌諱。不善承顏順旨。以致不樂。太守於是大具牛酒。精治餚饌。廣備音樂。妻孥手自烹庖。太守躬親陳設。百樣整齊。只等副大使來。只見前驅探馬來報。副大使頭踏到了。但見

旌旗蔽日。鼓樂喧天。開山斧閃。樂生光。還帶殺人之血。流星鎗。替蓄出色。猶聞磕腦之脛。鐵鉞響琅瑯。只等悔氣人衝節。

過銅鈴聲雜沓便無拚死漢逆前來。蹂躪得地上草不生。蒿
腦得夢中魂也怕。

士真既到太守郊迎過請在極大的一所公館裡安歇了。登時
酒筵嘎程禮物擡將進來。太守恐怕有人觸犯只是自家一人
小心陪侍。一應僚吏賓客一個也不召來典席。士真見他酒殺
豐美。禮物隆重。又且太守謙恭謹慎。再無一個雜客敢輕到面
前。心中大喜道。是經過的各郡。再沒有到得這郡齊整謹飭了。
飲酒至夜。士真雖是威嚴。却是年紀未多。興趣頗高。飲了半日
酒。止得一個太守在面前。唯喏趨承。心中雖是喜歡。竟得沒些
韻味。對太守道。幸蒙使君雅意相待如此之厚。欲盡歡于今夕。
只是我兩人對酌。竟得小些高興。再得一兩個人同酌。助一助

酒。更妙。太守道。做卻偏伴。寔少各流况。兼恨副大使之威。恐
作尊古。豈敢以他客奉陪。宴席。士真道。飲酒作樂。何所妨碍。况
如此各郡。豈無嘉賓。願得召來。幫我們鼓一鼓。此可以足矣。不
然。危伴寂寥。雖見盛筵。也覺吃不暢些。太守見他說得在行。想
道。別人鹵莽不濟事。難得他恁地喜歡高興。不要請得個不湊
趣的人。弄出事來。只有李參軍風流瀟灑。且是謹慎。又会言談
戲弄。酒量又好。除非是他方可中意。我也放得心下。第二個死
使不得了。想了一回。方對士真說道。此間寔少能人。可以佐副
大使酒政。止有敘事參軍。李某。飲量頗洪。其致亦好。且其人善
能恢諧談笑。廣脫技藝。或者可以陪他侍坐。以助副大使雅興。
萬一不知可否。未敢自專。仰祈尊裁。士真道。使君所舉。必是妙

人召他來看。太守呼喚從人，速請李參軍來。看官若是說話的人，那時也在深州地方。此李參軍一塊兒住。看又有個米上先知之法，自然攔腰抱住，劈胸揪住，勸他不吃得這樣。呂太后笑席也罷，叫他不要來了。只因李生聞召，雖是自覺有些精神，迷惚却是副大使的鈞旨。本郡太守命令，召他同席。明明是檮梟他，怎敢不來。誰知此一去，却似

猪羊入屠沽之門

一步步來尋死路

說話的你差了。無非叫他同去吃盃酒兒。是個在行的人，難道有甚麼言語冲撞了他。勸出禍來不成。看官你聽着是冲撞了他。惹出禍來。這是本等的事。何足爲奇。只爲不曾說一句。白白的就送了性命。所以可笑。且待我接上前因，便見分曉。那時李

參軍隨命而來，登了堂，望着士真就拜。士真擺起頭來，士真一看，便勃然大怒，既召了來，竟不得賜他坐了。李參軍勉強坐下，心中悚懼，狀貌益加恭謹。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來。看他那奉裏袖，兩眼睜得銅鈴也似。一些笑顏也沒有。一句閒話也不說。却像个怒氣填胸，尋事弄作的一般。比先前竟改換了一個人了。太守慌得無所措于足，且又不知所謂，只得偷眼來看李參軍。但見李參軍面如土色，冷汗淋漓，身體顫抖，上的坐不住。連手裡拿的盃盤，也只是戰戰，幾乎掉下地來。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參軍，說着句把話，發个甚麼喜歡出來便好。爭奈一个似鬼使神差，一个似失魂落魄。李參軍平日狂自許多風標，俏倖談笑科分，竟不知撞在瓜哇國那里去了。比那泥塑木雕的多

得一嘴。林連滿堂伏侍的人。都慌得來沒頭沒腦。不敢說一句話。只冷眼瞧他兩個光景。只見不多幾時。士真像個忍耐不住的模樣。忽地叫一聲左右。那里左右一夥人。暴雷也似答應了一聲。士真分付把李泰軍拿下。左右就在席上如鷹拿雁雀。揪了下來。聽令。士真道。且收郡獄。左右卽牽了李泰軍衣袂。付在獄中。來回話了。士真冷笑了兩聲。仍舊歡喜起來。將前筵與吃酒。他也不說甚麼緣故來。太守也不敢輕問。戰兢兢上的席。他酒散。早已天曉了。太守只這一出。被他驚壞。又恐怕因此惹惱了他。連自己身子立不勾。却又不見得李泰軍觸惱他一些。正是。不知一個頭惱。叫那左右伏侍的人。逐個盤問道。你們傍現仔細。曾看出甚麼破綻來。左右道。李泰軍自不曾開一句

口。在那里觸犯了來。因是衆人多疑。心這個緣故。却又不知李泰軍如何便這般驚恐。連身子多主張不住。只是個顛抖七的。太守道。既是這等。除非去問李泰軍。他自家或者曉得甚麼來。冲撞他。故此先慌了。也未見得。太守說罷。密地叫個心腹的祇候人。去到獄中。傳太守的說話。問李泰軍道。昨日的事。泰軍親甚恭謹。且不曾說一句話。原沒處觸犯了副大使。副大使爲何如此發怒。又且繫泰軍在獄。泰軍自家可曉得甚麼緣故麼。李泰軍只是哭泣。把頭搖了又搖。只不肯說。甚麼出來。祇候人又道。是奇怪。只得去告訴太守道。李泰軍不肯說話。只是一味哭。太守一發疑心了道。他平日何等一個精細伶俐的人。今日爲何却失張失智。到此地位。真是難解。只得自己走進獄中來。認

他見了太守。想着平日知重之恩。感哭得。一切起來。太守忙問其故。李泰甫沉吟半日。向。嘆了一口氣。拭拭眼淚。說道。多感君侯。愧上垂問。某有心事。今不敢隱。昔聞。家。有現世果報。我道是感人的說話。今日方知。此言不虛了。太守道。怎見得。李泰甫道。君侯不要驚怪。某敢。只。實相告。某自幼貧。無以自資。衣食。因持有幾斤膂力。好與。俠士劍客往來。每每。掠奪。里人的才。是以充已用。時常。馳馬。腰弓。往。還。大。行。道。上。每日。走。過。百。來。里。路。遇着。單身。客人。便。劫。了。才。物。歸。家。一日。遇着。一個。少年。手。挽。皮。鞭。趕着。一個。駿。騾。背。負。着。兩。個。大。袋。某。見。他。沉。重。隨。了。他。一。路。走。去。到。一。個。山。坳。之。處。左。右。巖。崖。萬。仞。波。時。日。色。將。晚。前。無。行人。就。把。他。力。一。推。上。巖。崖。下。不。知。死。活。因。急。趕。下。他。這。頭。

駭。駭。到。了。下。地。解。開。囊。來。一。看。內。有。綰。錄。存。餘。匹。自。此。家。事。遂。以。精。贖。自。念。所。行。非。善。因。折。弓。弄。矢。閉。門。讀。書。再。不。敢。為。非。遂。出。仕。至。此。官。位。從。那。時。算。至。今。共。凡。二。十。七。年。了。昨。蒙。君。侯。白。肯。召。陪。王。公。之。宴。初。以。時。或。有。些。心。驚。肉。戰。不。知。其。由。自。料。道。決。無。他。事。不。敢。推。辭。及。到。席。間。灯。下。一。見。王。公。之。貌。正。是。我。向。日。推。在。崖。下。的。少。年。相。貌。一。毫。不。異。一。拜。之。後。心。中。悚。場。魂。魄。俱。無。曉。得。冤。業。且。在。面。前。了。白。然。死。在。目。下。只。消。延。頸。待。刃。還。有。甚。別。話。說。的。來。幸。得。君。侯。知。我。世。深。不。敢。自。辯。而。今。再。無。可。逃。敢。以。身。後。為。託。不。使。王。公。疑。是。影。足。矣。說。畢。大。哭。太。守。也。不。覺。慘。然。欲。要。放。罪。又。無。語。路。又。想。道。既。是。有。此。冤。業。恐。怕。到。底。難。逃。似。信。不。信。的。且。看。怎。麼。太。守。叫。人。請。地。司。聽。副。大。使。趕。身。

了來報。再伺候有甚麼動靜。快來回話。女子懷着一肚子鬼胎。正不知胡盧裡。賣出甚麼藥來。這李泰軍希冀道。或者酒醒起來。忘記了便好。須臾之間。報說副大使睡醒了。即叫了左右進去。不知有何分付。太守叫再去探所。只見士真剛起身來。便問道。昨夜李某今在何處。左右道。蒙副大使死在郡獄。士真便怒道。這賊還在。快拿他首來。左右不敢稽遲。來稟太守。早已自探事的人。共報過了。太守大驚失色。嘆道。雖是他冤業。却是我昨日不合牽馬出來。害了他。也好生不死。沒計奈何。只得任憑左右。到獄中斬了李泰軍之首。正是。

閻王註定三更死。

定不由人到四更。

眼見得李泰軍做了一世名流。今日死于非命。左右取了李泰

軍之頭來。士真跟前獻上取驗。士真反就擡他的頭看了。又看哈上大笑。喝叫拿了去。士真梳洗已畢。太守進來參見。心裡雖有此事恍惚。却將做个不以為意的。坦然模樣。又請他到自家郡齋赴宴。逢迎之禮。一發小心了。士真大喜。比昨日之情。更加欢洽。太守幾番要問。他嗷嗷放次。不敢輕易開口。直到見他欢喜之上。太守先起請罪道。有句說話。斗胆要請教副大使。恕某之罪。不嫌唐突。方敢與副大使言。士真道。使君相待甚厚。我與使君相與甚欢。有話尽情直說。不必拘忌。太守道。某本不才。幸得備員。叨轄此一郡。副大使車駕來臨。下察弊政。寬不加罪。恩同天地了。昨日副大使酒間。命某召他客助飲。某屬郡僻小。寔無佳賓。可以奉歡宴者。某愚不揣。私道李某善能飲酒。故請

命召之。不想李某愚戇。不習刑法。觸忤了副大使。寔係某之大罪。今副大使既已誅了李某。李某已伏其罪。不必說了。但某心愚鄙。竊有所未曉。敢此上問。不知李某罪起于何處。願得副大使明白。數他的過誤。使某心下洞然。且用識將來之人。曉得奉上的禮法。不致舛錯。寔爲万幸。士直笑道。李某也無罪過。但吾一見了他。便忿然激動吾心。就有殺之之意。今既殺了。心方釋然。連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緣故。使君但放心吃酒罷。再不必提起了。宴罷。士直欢然致謝而行。又到別郡去了。來這一番。單只結果得一個李參軍。太守得他去了。如釋重負。背上也輕鬆了好些。只可惜無端害了李參軍。沒處說得苦。太守說着獄中之言。密地以問王士直。約年犯。恰恰正是二十七。方知本

少年被殺之年。士直已生于王家了。真是冤家路窄。今日一命討一命。那心上市。只有李參軍知道。連討命的做了事。也不省得。不要說傍看的人。那里得知這些緣故。太守嗟嘆。怪異。坐臥不安了幾日。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。又舉他陪客。以致害了他。只得自出家財。殯葬了李參軍。常把此段因果。勸人教人。不可行不義之事。有詩爲証。

冤債原從隔世深。

相逢便起殺人心。

改頭換面猶相識。

再世冤家不用尋。

所
圖
書



不 許 複 製

NOT TO BE REPRODUCED
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